

# 蘭州空戰

· 蕭文 ·

## 前言

清代著名學者張澍的「倚岩百丈峙雄關，西域咽喉在此間。」說明甘肅蘭州的地理位置，它位於中國大陸中線偏北，是西北的政治與軍事重鎮以及交通要道，也是西北方鐵路的輻輳中心。張澍是清朝經學家、史學家、金石學家，涼州府武威縣（今甘肅武威）人。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我國與蘇俄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俄提供我國軍事物資，對抗日本的侵略。蘇俄的援助來自阿拉木圖以及西伯利亞外貝加爾地區，經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哈密到甘肅蘭州，這條路線沒有機場與導航設施，是條艱難危險的航線。

蘭州是華西的交通重鎮，是蘇軍軍援物資的轉運站，也是我空軍訓練飛行員駕駛俄製飛機的地點，自然成爲日軍攻擊的目標。

由於俄製戰鬥機的油箱容量有限，滯空時間只有一小時，國民政府遂

擴建蘭州原有的拱星橋和臨洮機場，在榆中縣清水驛鄉西北部興建東古城機場，在距離蘭州市西面二十公里，黃河南岸，現在的西固區興建西古城機場，在永登縣西槽鄉興建中川機場，以構成蘭州的衛星機場群。此外，設立空軍第三工廠，負責修理各式飛機，共同防衛蘭州。

蘭州發生多次空戰，著名的有「二一二」、「二二〇」、「二二三」空戰。

## 空戰經過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四日，日機空襲蘭州。七點三十分，日本海軍木更津航空隊的十一架九六式轟炸機，從北京南苑機場起飛，其中一架故障折返，日機經過山西五臺、陝西霞縣（今佳縣）、寧夏銀川、甘肅靖遠。

下午一點五分到達蘭州上空，我空軍T-50型機升空迎敵，地面砲火猛烈射擊，日機遠道而來，倉卒將炸彈投在拱星墩機場離去，日機無損傷，安全返回機場。此次空襲行動，日機飛行

總航程達一千三百六十餘哩，已近該型機航程的極限，全部航程九小時四十五分。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陸軍第十二航空戰隊在原田宇一郎大佐率領下，使用義大利的飛亞特B.F.20重轟炸機（伊式重轟炸機）五架，從包頭起飛，空襲蘭州，在我機攔截後離去。義大利飛亞特B.F.20重轟炸機，或稱伊式重轟炸機、百式重轟炸機，爲日本購自義大利的重轟炸機，民國二十七年年初購買七十二架，民國二十八年增購至一百架。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日，日本大本營頒佈《第二四一號大陸救命》規定，華中派遣軍司令官要努力消滅在華中及華北的敵人航空軍力。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八點，日本海軍航空隊菅久少佐率領十架九六式轟炸機，自北京南苑機場起飛，下午一點五十五分到達蘭州，我空軍第二十一隊中隊長董明德率領七架T-50升空迎戰，董明德擊中一架日機，其座機中彈十六發，俄機一架中彈三發，無人被擊落；日機有七架中彈，其中兩架貫穿油箱，但沒有被擊落，所有日機於下午六點十分安返基地。

日軍攻占山西西南的運城後，民

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日本陸軍航空司令江橋英次郎下令第一飛行團從漢口移駐山西運城，以運城為進攻蘭州的機場。

蘭州至運城為七百五十公里，日本九六式II型重轟炸機飛行半徑為八百至一千一百公里，義大利的飛亞特Pr.20重轟炸機飛行半徑為七百五十公里，為增加Pr.20轟炸機的活動半徑，將其載彈量減少為三百公斤，所以戰鬥機無法護航，轟炸機以大編隊方式出擊，以加強防衛火力。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日本陸軍航空隊第一飛行團調往華北，於二月七日在山西運城集結完畢。

我方情報得知，日軍飛機集結在山西運城，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五日下午一點，空軍第八大隊第十中隊長劉福洪率領四架伏爾特(Vultee V-1)轟炸機從四川成都起飛，目的地是山西運城。這是超過一千公里的長程轟炸，須穿越多個我軍與日軍交戰區以及制空權在日本手中的日軍占領區，任務相當艱巨。其中「一五五」號機故障，迫降甘肅甘谷，飛行官方汝南與領航員周景儒殉職（方汝南廣東航校七期畢業，周景儒官校航炸班第四期畢業），其餘三架飛機歷經三個多小時飛行，抵達運城機場，

共投下四十枚十四公斤的炸彈，炸毀日機十多架，摧毀機場設施。

日方資料顯示，被擊毀的都是偽裝飛機，日方沒有損失。返航途中，在臨潼新豐鎮附近上空，劉福洪的「一四七」號機由於發動機溫度過高，空中爆炸，他與轟炸員汪善勛、通訊員謝光明當場殉職。

劉福洪新婚一個多月的妻子陳影凡，於三天後服毒自殺，送到醫院搶救後，又於十六日舉槍自殺身亡。

劉福洪係察哈爾萬縣人，航校二期畢業；汪善勛則為官校航炸班第四期畢業。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上午十點三十分，日本陸軍第一飛行團團長寺倉正三下令第十二戰隊九架義大利伊式重轟炸機，第六十戰隊十二架九七式重轟炸機以及九十八戰隊八架伊式重轟炸機，共二十九架重轟炸機，由運城起飛，預定在下午一點攻擊蘭州拱星墩機場與蘭州市區（拱星墩機場位於蘭州近郊）。

隆隆的機聲劃破黃河上游寧靜的天空，第一批為十二戰隊的九架義大利的飛亞特Pr.20重轟炸機，誤以蘭州東北方一百多公里的靖遠為目標，投下五十四枚五十公斤炸彈。其它兩個戰隊於下午兩點從五千公尺高空向

蘭州東機場投彈。中午十二點十五分，我空軍十七中隊中隊長岑澤鏗率領二號機任肇基與三號機徐華江，第二分隊副隊長馬國康率領二號機嚴均與三號機葉思強，第三分隊副隊長胡佐龍率領二號機郭耀南與三號機陳桂民，第四分隊副隊長劉敬光率領二號機葉炳琪，共十一員，駕T5戰鬥機以及蘇聯志願隊十三架T5迎戰，未擊落任何日機。第二批於中午一點四十分左右飛抵蘭州，副隊長馬國康率領三架飛機起飛迎敵，敵機已逃逸，馬國康追到六盤山，油料不夠返航。



參加蘭州空戰的徐華江與俄製的I-15型機。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日本陸軍第一飛行團第十二戰隊的轟炸機於下午兩點五十分抵達蘭州，由河島慶吾少佐率領九架義大利飛亞特B1.20重轟炸機，以五千公尺的高度進入蘭州市上空，襲擊蘭州以西的古城機場，投下五十公斤炸彈五十四枚。該團第六十戰隊，由田中友道大佐率領的十二架九六式II型重轟炸機以及該團第九十八戰隊，服部武士大佐率領的九架義大利飛亞特B1.20重轟炸機，九六式II型重轟炸機以五千公尺高度襲擊蘭州東機場，投下五十公斤的炸彈一百四十四枚，義大利飛亞特B1.20重轟炸機一部份轟炸蘭州西機場，主力部份則轟炸蘭州市，共投下五十公斤炸彈五十四枚。該編隊另一批三十架轟炸機於中午十二點四十五分從運城起飛，下午三點四十七分飛抵蘭州空域。

十七中隊長岑澤鑾，副隊長馬國廉率領分隊長劉敬光，隊員嚴均基、葉炳其、陳桂民、徐吉驥、任肇基、葉思強、郭耀南、譚卓勵分別駕駛T-15與T-16，會同蘇聯志願航空隊的十四架飛機起飛迎敵。

蘭州二月的天氣，冷風颼颼，地上還留有積雪，高空氣溫低，更冷，風也更大，T-15與T-16沒有座

艙罩，飛行員整個身子露在空中，必須穿著內襯絨毛的厚皮夾克，裹著圍巾，頭帶皮帽禦寒。

我機群在四千公尺高度遠遠看到日機從城北黃河大橋上空向市區飛來，馬國廉與中隊長岑澤鑾兩人拉機頭，爭取有利的高度。岑澤鑾一個俯衝，擊中日方領隊上田虎雄大尉的飛機，日機編隊混亂；馬國廉接著俯衝，擊落三井卓大尉的飛機，劉敬光擊落一架，陳桂民擊落松尾重的飛機，共擊落九架日機。俄國隊員左洛塔遼夫身中三彈受傷，飛機安全降落驅逐總隊部；何覺民的T-16機受輕傷，迫降西古城。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點，日方爲了出二十日的一口氣，第三次空襲蘭州。

日本陸軍第一飛行團第九十八戰



敬光於蘭州空戰擊落日機的精神堡壘。



崇機參加蘭州空戰的雙流影於四川留文帥的氣身影。

隊提早一小時半出發，攻擊蘭州以東兩百六十公里的平涼，再南飛轟炸寶雞。第十二與第六十戰隊出動前兩小時，先派偵察機到蘭州空域偵察，發現有我機六架在蘭州空域警戒。日本陸軍航空隊第十二戰隊，河島慶吾少佐指揮八架義大利飛亞特B1.20重轟炸機與第六十戰隊佐瀨育三率領的十二架重轟炸機，於下午兩點五十分從西北方，以五千公尺高度進入蘭州上空。

我空軍十五中隊中隊長陳蔚文派副中隊長余平想，分隊長李德標及隊員陳崇文，三人分別駕T-16起飛迎敵。此時蘭州上空已有十七隊以及蘇聯志願航空隊的飛機在警戒。

這次空戰李德標擊落一架日機，第十七隊副隊長馬國廉及隊員陳桂民，合力擊墜一架，當場著火墜地；中蘇空軍共擊落六架日機。

徐華江（原名徐吉驥）在《天馬



蘭州空戰日軍損失慘重，主因是轟炸機航線過長，超出航程，且沒有戰鬥機護航，更因此催生了之後的零式戰鬥機。

蹄痕》記載他在此次空戰中擊傷一架義製B-20重轟炸機，該機漏出的滑油吹到他的I-5機上以及飛行衣上，他推測，這架重傷的飛機要飛過重重高山，返回四百公里外的基地，是不可能的；同時，他的飛機也受傷，油料有限，於是他就近在東古城機場迫降。其餘日機都中彈，機身傷痕累累。該日軍飛行團受到重創，於三月十五日後撤到南京與漢口，西北地區的空中暫時看不到日機，這應是對日抗戰期間，一場輝煌的空戰。

我政府事後曾展示被擊落的日機殘骸，但是究竟擊落幾架日機，各方數據不一，迄今還是個謎。



蘭州空戰中被擊落的日機殘骸。

民國四十年十月，陳崇文和李德標在臺北的軍官訓練團，碰到一位在我空軍擔任轟炸戰術教官的日本人，他有一個中國名字，雷震宇，是當年參加蘭州空戰的日機飛行員。雷震宇表示，他當時是中隊長，二月二十三日他帶九架飛機出去，回航的僅有三架，其餘均不知下落。

民國七十七年，原日軍獨立第十八中隊偵察機飛行員河內山讓來臺北會晤當時的國民大會代表徐華江，表示二月十二日那場空戰，他的兩位同學與座機均未返回機場。

### 結語

日本航空隊轟炸蘭州的原因係蘭州是蘇聯提供我國武器的轉運站。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日本與蘇聯在內蒙古海拉爾接壤的外蒙古境內的諾門罕地區爆發衝突，即諾門罕事件，蘇聯中止提供我國武器，此後日本航空隊很少轟炸蘭州。

在杜黑（Giulio Douhet）《空權論（The Command of the Air）》的影響下，認為空中轟炸能摧毀國家的「生命中樞」，打擊民衆的意志。事實證明，日本對重慶進行戰略轟炸，未能達到《空權論》主張的空中轟炸能摧毀國家的「生命中樞」，打擊民衆的意志的目的，同時曝露《空權論》的缺失。

另一方面，當時日軍是兩面作戰，同時轟炸重慶與蘭州，資源分散運用；若日軍不對重慶進行戰略轟炸，將航空兵力集中運用在蘭州，對蘭州進行戰略轟炸，會有較佳的效果，它可以延緩我國獲得蘇聯援華物資，影響我軍的戰力。

蘭州空戰再度說明，取得制空權，轟炸機才有發揮的餘地，否則，只有挨打的份。

日機轟炸蘭州的航線過長，已超出戰鬥機的航程，他們的轟炸機沒有戰鬥機護航，所以損失慘重，日本感覺到需要發展長程戰鬥機，這是零式戰鬥機誕生的背景。